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　正傳十二附見八

陳楊都光宅寺釋慧明傳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傳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傳三　雨雲
隋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傳四
隋蔣州栖霞寺釋法韻傳五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六　慧寧　廣壽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傳七　法綱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八　玄應　智騫
隋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傳九　道英　神爽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唐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唐京師法海寺釋寶巖傳十二

釋慧明不知何人貌儀象胡故世以胡明為目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摛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傍尋書史捃拾六百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衆以明騁衒脣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

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止宣帝在位太建五年爭事七正觀

民百風從其例遂廣衆以明駒衔胥
吻擽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

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
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
也宣帝在位太建五年將事北征觀
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領軍
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
乃於太極殿命龜卜之式柱腹文颱
然長裂君臣失色為不祥也即請百
僧齋時一會臨中愴卒未測所由及
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披聲叙致又述
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既其
文季前鋒豈不一期程捷時以為浮
飾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峴與齊大戰
浮虜援兵二十餘万軍次誰合呂梁
彭越前無横陣故下勑云今歲出師
薄伐邊服所獲梁土則江淮二百許
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長丈号千
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
勢為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
其量弘矣不測其終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
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
衆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
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衆首出鄴

城南彼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閭側

衆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
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衆首出鄰
城南彼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閭側
欸尒相值紀曰卿從何来殊無礼也
如何師範輙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
下道彼曰法鼓覺鳴利建斯在聲榮
之望師資焉有紀不吝自為下道出
于城外廻首告其屬曰吾講成實積
三十載開悟匠導望有功夫解本擬
行斯遺誠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
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利往不可
追来猶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
退掩房户廣讀經論為彼士俗而行
開化故其撰集名為金藏論也一帙
七巻以類相從寺塔幡燈之由經像
歸戒之本貝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
之後與同行七人出鄰郊東七里而
頓周匝七里士女通集為講斯論七
日一遍往必荷擔不耻徵行經書塔
像為一頭老母掃幕為一頭齊佛境
内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不去手掃
僧地如閻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
田勝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
齊也故其孝性淳深為之縫補衣著
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兼
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他之田形

齋也故其孝性淳深為之縫補衣著
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兼
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他之田形
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
苦勞人所以身爲苦先幸勿相助因
斯以勵道俗從者衆矣又復勸人奉
持八戒行法社齋不許屠煞所期既
了又轉至前還依上事周歷行化數
年之間遠鄰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
九有同侶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
往不各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玄
教同廢呼嗟俗壞每崇斯業及開法
始更廣其門故彼論初云邪見者是
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金藏論終
惟紀也故改名去然其所出抄略正
文深可依准後不測其終

釋法稱江南人通諸經聲清響動衆
陳氏所化舉朝奉之又善披導即務
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
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秦壤住
興善寺每引內禁叙論正義開納帝
心即勅正殿常置經座日別差讀經
聲不絕聽覽徵隟即問經音遂終昇
遐晚住定水與雲同來俱八十餘仁
壽年也時有智雲亦善經唄對前白

聲不絕聽覽徹㒒即問經音遂終畀
遐晚住定水與雲同來俱八十餘仁

壽年也時有智雲亦善經唄對前白
者世号烏雲令望所高聲飛南北每
執經對御響振如雷時叅哀轉停駐
飛走其德甚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
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索
都皆諳曉對時引挽如宿構焉脩煬
在蕃弥崇敬愛召入慧日杷辟明從
欣其詞令故也年登五十卒於京師
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爲追福又敕
沙門法論爲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吴郡錢唐人俗姓范
氏祖延蒸給事黄門侍郎父充通直
散騎常侍毋任氏温良有德嘗悱憤
無胤絜齋立誓誦藥師觀世音金剛
波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統所
圖迦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巨有靈
異躬從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真依
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
照身自尒志性非恒言輙詣達豈非
乘天誑人寄范知釋者也及其誕育
奇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
津液充閨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

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舌文交加狀
如羅綺故得含章藻辯開神明晤又

津液充閏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
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舌大交加狀

如羅綺故得合章蕰辯開神明晤又
聲韻鍾鈴揰均風雨其見聞者莫不
小有大槩五歲能蔬齋或登衣篋或
執扇帚戲爲談講八歲通詩禮和庚
尚書林檎之作十六備道群經柱下
河上無所遺隱時又流涉碁琴暢懷
文集日新月異師友驚忻嘗共友人
逍遥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
當爲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般若志
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迦眡
降夢子欲開籠抅今在網此非黠慧
父母咸開心隨喜啓勑降言并賜衣
鉢義與生法師行絜小震躬爲剪落
大功德貞律師道譪雲陽請任和上
研思十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園法
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超振前標自
謂解成可填以行也始誦法華日限
一卷因斯通夢汝有大根忍守小道
深可惜也遂往與皇聽摩訶衍質疑
明難詹突玄門朗公精通緯然復加
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闇至此能使
妙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
研尋開善大忍法師匿影鍾山遊心

方等將欲試瞻先達問津高士因操

妙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北面數載
研尋開善大忍法師匿影鍾山遊心

方等將欲試瞻先達問津高士因操
捋扣寂用程玄妙乃嘆曰龍樹之道
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塗上將頻事
折開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唐有真
觀當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邁儒英
鉤深釋傑面相謂曰摧高多智耳白
有名我有四絶尒具八能謂義導書
詩辯貌聲棊是也由此王公貴遊多
所知識始興王東臨禹井請以同行
于時興皇講筵選能義集觀臨途既
促咸推前次既登高座開二諦宗百並
縱横一言氷泮學士傳綷在席嗟曰
三千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為
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既達東夏
住香嚴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
榮觀興皇又三追曰吾大乘經論略
已弘通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專學
雖多兼談者寡宜速及東番法門相
寄于斯時也征周失律期議括僧無
名者休道觀乃傷迷嘆曰夫剎利居
士皆植福冨强黎庶斯小造罪貧弱
欲茂枝葉反剋根本斯甚惑矣人皆
惜命偷生我則亡身在法乃致書僕

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合奏帝懍

欲茂枝葉反尅根本斯甚惑矣今旨
惜命偷生我則亡身在法乃致書僕

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合奏帝懍
然動容括僧由寢據斯以言非但梁
柱佛法乃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
于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良久言曰
能任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
利益深不可留也仍於禹穴屢動法
輪特進杜稜請歸先顯傳教學徒及
永陽鄱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
次海運延仰淛東故得塗香慧炬以
葉以燒頂敬傾心盡誠盡節天台智
者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敎獻莫逆年
臘既齊為法兄弟共遊秦嶺凌雲舊
房朝陽澄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彩
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闕庭觀便
旅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
還京仰奏清德舉朝僧正同請絲綸
遂逢祚終斯事便寢隋祖尚法惟深
三勅勞問秦王莅蕃二延揔府皆辭
以疾確乎不就齊王晚迎江浦躬申
頂礼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衆善寺
開皇十四年時極炎旱刺史劉景安
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滂霔
自斯厥後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

神馬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峯

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滂霔
自斯厥後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九丈　明
神馬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峯
吐蓮華洞藏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
觀既仁智內寘山水狎共道安禪
師頭陁石室檀越陳仲寶率諸同侶
開藏拓基搆立精舍号南天竺遂即
去邑還谷栖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
人玄鏡鏡承𣂷寫相從不絕及文皇
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取決於觀
乃拍崖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言
孰為可信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
方凾宛如奩底天工神匠寘期若符
自尒在山常講法華用為心要受持
讀誦躬自書寫五種法師於斯乎在
又持於經盲明練深趣談吐新奇非
尋紙墨智思擊揚逈飛文外又感盥
洗遺滯地不為濡事理異人經之力
也翠亭神姓陳名重降祝請講法華
一遍遺以錢物又降祝捨其齋堂五
間為衆善佛殿援斯以言感靈通供
誠希有也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
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初出天
竺自摽塋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
服甚盛把幡俱禮云淨居遣迎至六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十丈　明
月六日以疾而卧又夢與智者同轝

[illegible]
服甚盛把幡俱礼去淨居遣迎至六
月六日以疾而卧又夢與智者同輦
夾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嘆曰昔六
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
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即集内衆

訓將来事曰欲生善道欲脩神力欲
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
慧知通正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亦
曰天台送書并致香蕿石蜜覩覽書
曰宿世因緣寂後信矣命兩如意一
東向天台一留西法志諸離服式吾
服自分一還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
當有人夢飛殿来迎沙門寶慧又聞
空中伎樂至七月一日中夜跏坐盥
嗽整服曰有人請講菩薩戒也端坐
怡然不覺已滅遊於衆善之舊寺從
子至午心頂俱煖身體柔軟顏色不
變右手内掘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
四日移入禪龕時屬流火熖氣尚嚴
而儼若生存寔資神力從此至二十
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
一期咸萃皆就屍手傳香表別校德
歸慕悲起經雲退惟戒德泣垂零雨
至香花供獻日有千群隨次大齋開

龕瞻奉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
[illegible]

發慕悲起紙雲通惟形猷泣垂零雨
至香花供獻日有千群隨次大齋開

龕瞻奉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
生前咸加奇歎至二十六日乃永窆
於靈隱山真容掩方墳寫狀留天竺
是日四部亘一由旬香蓋成蔭幢幡
蔽野存士榮慶非可勝言初觀聲辯
之雄冣稱宏富江表大國莫敢爭先
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衛安為其稱
首自余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
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寔賴斯
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
乃拒官軍羽檄競馳兵聲逾盛時元
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瓦散俘虜誅
剪三十餘万以觀名聲昌盛光揚江
表謂其造檄不問將誅既被嚴縶無
由申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並
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道
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
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
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素大
怒將檄以示是你作不觀讀曰斯文
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
乃指擿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
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

竊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卽

乃捲擿五三處曰如此諸言何得上
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吴越草
竊出在庸人士學佛流多被擁逼即
數飽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
王當世英彦願公再慮不有怨牽素
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曰生
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為深慮
耳素曰多時被執繫亘解愁不索紙與
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史紙盡
命且將来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
其文口唱師来不覺起接即命對坐
乃盡其詞故賦略去若夫愁名不一
愁理多方難得覶縷試舉宏綱或稱
憂憤或号酸凉蓄之者能令敗貌懷
之者必使廻腸介其愁之為狀也言
非物而是物謂無象而有象雖則小
而為大亦自狭而成廣辟山岳之穹
隆類滄溟之滉瀁或起或伏時来時
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霧乍
同羅網似玉莖之晝舒類金波之夜
正介乃過違道理殊乖法度不遺嗳
而輙来未相留而恢住雖割截而不
斷乃駈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
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罷人歡
趣減人肌容損人心慮至如荆軻易
水蘇武河梁靈均去國阮籍辞鄉旦

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飄人歡
趣減人肌容損人心慮至如荊軻易

水蘓武河梁靈均去國阮籍辭鄉旦
如馬生未達顔君不遇夫子之詠山
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悵帶於胷府俱
讚揚於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書朿
掊遇而作賦又如蕩子從戎倡婦閨
空悠悠塞北杳杳江東山川既阻夢
想時通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歌
黛淚瞼銷紅莫不感悲枕席結怨房
攏乃有行非典則心懷疑惑未識唐
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之
南雲起烟山之北箭既盡於晉陽水
復乾於疎勒文多不載韋素大嗟賞即
坐釋之所達文字免死而為僕隸觀
以才學之富弘導不疲講釋開悟榮
光俗塵具於前叙其所講大乘四十
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卷金銅大像
五軀攝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
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
餘卷近世竊用其言衆矣
釋法韻姓陳氏蘓州人追慕明從偏
工席上驗索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
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
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

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

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
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善能引用又通
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
並委於韻年至三十獘於諠梗邀延
踊請日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纓永斷
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悵棄切妄銷
脣舌承栖霞清衆江表所推尋聲即
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因往追
蹤般舟苦行特立志梗潔不希名聞
擔石破薪供給爲任晚還故鄉有浮
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
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
礼八万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嫗
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
也既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
中有陽虖島者去岸三百韻往安禪
惟服布艾行慈故也初達逢怙大風
毘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
怗然大安自知終事還返栖霞不久
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
釋立身江表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
浮綺威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工
辯對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集名
僧連霄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牽心
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聲咳砰磕如雷
道俗斂襟毛竪自整至於談述業緣

僧達霄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牽心
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謦咳砰磕如雷
道俗斂襟毛竪自整至於談述業緣
布列當果泠然若面人懷猒勇晚入慧
日優贈日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
以聲辯之功動衷情抱賜帛四百段
氈四十領性本清儉無兼諸蓄率命
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于彼
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
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
慧寧曠壽法達寶巖哮吼之勢有餘
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覩故不廣也
釋善權楊都人住寶田寺聽採成論
深有義能然介迴思樂體人物隨言
聯貫若珠辭也衆以學工將立不願
弘之而權發悟時機為功不少適詣
為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
家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斷不
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煬帝蕃
知召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既崩下
令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号智
囊同集宮內六時樹葉令必親臨權
與立身分番礼導既絕文墨惟存心
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
無再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駿
衆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

詣四十九夜揔委二僧將三百度言
無再述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駿
衆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
其例亦介煬帝與學士柳顧言諸葛
穎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從導達
該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穎曰天授
英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為
卷軸以問於權權曰唱導之法設在
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識
何能輙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權
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疎儀
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席列用
牽引囀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
業初年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
人法繩傳師導法汪汪任放誦說多
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蕭僕射昆
季時號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逮每
有檀會必遣邀迎然其令響始飛颷
馬早逝釋門掩扇道俗咸悏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
性常誦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
圖摘目得其清致時弥唱讀文學所
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用呈晉王
乃召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復為
他役都不可矣一負聲教之寄二違
發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去

方吾今寫書畢曰吾出家人也復為
他役都不可矣一質聲教之寄二達

發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去
眼闇不能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
守寶臺經藏及入京儲貳出巡楊越
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云智果振
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奬喜
今辰之嘉慶遂下令釋之賜錢一万
金鍾二枚召入慧日終于東都六十
餘矣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
偏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退入
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
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
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日余字學
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
為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
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珎璧
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縛頗經
深器綴本兩卷陳叙謀猷學者秘之
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
字學之富皂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
科據矣
釋法琰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
藏住願力寺聽莊嚴寺皭公成實入
義知歸時共讃賞每聞經聲唄讃如

舊所經究滿習聽試密尋擬意言通

聲住願力寺聽莊嚴寺嚼公成實入
義知歸時共讚賞每聞經聲唄讚如
舊所經充滿曾聽試密尋擬意言通
諳即以所解用諳先達咸曰御曾共
習故有今緣不可怯也遂取瑞應依
聲盡卷舉擲旁迸囀態驚馳無不
訝之皆來返啓乃於講隙一時為敘
陳國齋會有執卷者若不陳聲齋福
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
盈耳頌聲洋溢廣流世路晚被晉府
召入日嚴終于武德復居玄法雖年
追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
甚貧諸有尋味莫有高於琰者然而
性在知足不畜貲財福利所歸隨皆
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工住日嚴
寺尤能却囀哢響飛揚長引滔滔清
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脣口不動與
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
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
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叙各重家風
聞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推心喪膽如
飢渴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
得不善也衆雖效學風骨時參至於
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東都梟感
作亂齋梵撥任咸共委常及平弥後

得不善也衆雖效學風骨時叅至於
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東都梟感
作亂齋梵捴任咸共委常及平弥後
復還門壞時有僭帝曰逆賊達福言
涉國家並可収之因即募覔常被囚
送行次𢚩擁逃賊留曰往必被戮可
於此止常日債負久作終須償了遂
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餘矣時京
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
名道英喉顙偉壯詞氣雄遠大衆一
聚其數万餘聲調稜稜高超衆外興
善大殿鋪基十畝櫺扇高大非卆搖
鼓及英引衆遶旋行次窓門聲砉衝
擊皆為動振神爽唱梵弥工長引遊
囀聯綿周流内外臨機奢促恢洽衆
心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曇寶
禪師者斷穀練形戒行無黙年六十
許常講觀音導引士俗而聲調超挺
特異人倫寺有塔基至於靜夜於讃
礼聲響飛衢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
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楊都人家世大富
奴僕甚多年在童丱雅重謳謌引諸
群小乃百數人同戲街衢以為自得
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
在太極殿前號令而過朝宰江捴等

群小大百數人同處往復以為自得
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

在太極殿前𢔶令而過朝宰江揔等
顧其約束銓叙駐步訝之相視笑曰
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揔擲前緒承
沙門吉藏振宗禹穴往者談之光闡
遠迹便辭親詣焉從受三論偏工領
疊所以初章中假複詞遣滯學人
苦其煩挐而凱統之泠然釋頓各有
投詣及藏入京因倍同住義業通廢
專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輙條
疏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至於唱導
將半更有緣來即為叙引冥符衆望
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每有殿會無不
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內殿
佛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
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小為凱陵架
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延
其語凱叙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
引古今皇王治乱濟溺得喪銓序言
無浮重文極鋪要鼎攝既窮凱還叙
緒一代宰伯同賞標奇臨機之妙銘
鍒若此而情均貧富赴供不差存念
寒微多行針療後以繩黙所拘申雪
無路從於原部乃冠服古賢講開莊

老時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輦第多福

寒微多行針療後以鍼點所拘申雪
無路從於原部乃冠服古賢講閑症
者時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輦第多福
會至於唱叙無非凱通後督霊州携
臆任所留連歲稔欣慕朋從及巡撫
燕山問罪遼海皆與連騎情同比影
在蕃齋祀須有導達乃隔愓令凱作
之至于終詞無不泣淚王亦改容遂
卒於彼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
笑聚人情存道俗時共目之說法師
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
存章句消判生起結詞義巖之制用
隨狀立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譬
異相聯辟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
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
觸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
費用所資莫匪泉貝雖玉石通集藏
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按几顧望未
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
人從物談叙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
述幽途可猒後以無常逼奪終歸長
逝提耳抵掌速悟時心莫不解髮撤
衣書名記數剋濟成造咸其功焉時
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不聞陰
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巖曰生事所

衣書名記數剋濟成造感其功異耶
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不聞陰
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巖日生事所
明為存陰入無主但濁世情鈍說陰
界者昏睡也故隨物附相用開神府
可不佳乎以貞觀初年卒于住寺春
秋七十餘矣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
方關名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為高
忍界所尊惟聲通解且自聲之為傳
其流雜焉即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為
未悟誠揚權而論之爰始經師為德
本實以聲糅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
以從迴向頌世皆捎其音鄭衛弥流
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致使
淫音婉變嬌哢頻繁世重同迷尠宗
為得故聲唄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
治而為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不
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
宗女衆僧頗兼之而越墜堅貞殊虧
雅素得惟隨俗失在戲論且復殷訛
將絕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無一契
將非汲世遷貿固得行藏有儀乎道
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疎通玄
理本寔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

乘筌悟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為其言

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踈通玄
理本寔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

乖筌悟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為其言
初審非斯人則雜藏陳其殃咎統其
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法之功律師
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務終篇
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俗一人道則
不輕未學亦開降外須傳是以前傳
所叙夥勤四能即用以觀誠如別例
何以明耶若夫聲學既豐則溫詞雅
贍才辯橫逸則慧發隣幾必覆此蹤
則軌躅成於明道如乖此位則濫同
翳於玄津但為世接五昏人纏九惱
俗利日隆而道弥頹蹟所以坐列朝
宰或面對文人學構疎蕪時陳鄙俚
褒獎帝德乃類阿衡讚美寒微翻同
旒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門迷略
瑋弥豈聞牀几若叙閨室則誦窈窕
縱容能令子女奔迸尊卑動色僧倫
為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非惟謂福
徒施亦使信情萎萃又有逞衒脣吻
搖鼓無慚艷飾園達閭光犬馬斯並
學非師授詞假他傳勇果前聞無思
箴艾遂即重輕同迹真誤混流頹厚
既增弥深癡券字謂道達豈並然耶

至如善權之對晤儲兩千紙不獎其

箴芰遂即重輕同迹真誤混流頗厚
既增弥深凝券字謂道達豈並然耶

続高僧傳巻第三十

至如善權之對晤儲兩千紙不獘其
繁華真觀之拔難程神百句弥開其
邪信故得存亡定其尊孝佳嚴審其
郊邑詞調流便弈弈難窮引挽倫綜
愜當情事能令倨傲折體儒素解顔
便識信宰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擬
舉則得人開悟如此有背斯言則来
誚掩化如彼輙試論矣臨機難哉唄
匿之作沿世相駈軀草舊章多弘新
勢計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昔
遺作陳竟陵寘授未詳古述且叙由
来豈非聲乖久布之象惟信口傳在
人為高畢固難准大約其體例甚衆
馬至如梵之為用則集衆行香取其
靜攝專仰也孝其名實梵者淨也寔
惟天音色界諸天来覲佛者皆陳讃
頌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詣
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
哀般遶搖勢之類也地分鄭魏聲亦
參差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關中
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
致使音頌所尚惟以纖婉為工秦壤

続高僧傳巻第三十

雍果音詞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

自結天隔豈非吳越志楊俗好浮綺
致使音頌所尚惟以纖婉為工秦壤

雍果音詞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
深高為勝然則處事難常未可相奪
若都集道俗或傾郭大齋行香長梵
則秦聲為得五眾常礼七貴恒興開
發經講則吳音抑在其次豈不以清
夜良辰昏漠相阻故以清聲雅調駭
發沉情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
陵昔挊亦傳長短兩引事屬當機不
無其美劒南隴右其風體秦雖或盈
戲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
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
別義非以此唐梵用擬天聲敢惟妄
測斷可知矣唄匿之作頗涉前科至
於寄事置布仍別梵設發引為功唄
匿終於散席尋唄匿也亦本天音唐
翻為靜深得其理謂眾將散恐涉亂
緣故以唄約令無逸也然靜唄為義
豈局送終善始者多慎終誠寡故隨
因起誡而不無通議頌讚之設其流
寔繁江淮之境偏饒此翫㪽飾文綺
糅以聲華隨卷稱揚任契便搆然其
聲多豔逸翳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哢

竟迷是何筌目關河晉魏兼而重之
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

聲多豔逆鬱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哭
竟迷是何筌目關河晉魏兼而重之
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
詞豐易聽而開深信惟彼西服文聲
若林向若節之中和理必諧諸幽遠
隨墮難泝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詠
佛緣五言結韻則百藏宗為師轄遠
運之讚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為
風素斯並無聲以前其本故得列代
傳之或者問曰向叙諸讚敗績由聲
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颺玄理
故歌詠頌法以為音樂斯言何哉必
有此陳未聞前喻義須鎔裁節約得
便文質相勝詞過其實世該所非聲
霞法本佛有弘約何得掩清音而希
激楚忽雅衆而冒昏夫斯誠耻也京
輦會坐有聲聞法事者多以俗人為
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
有常宗並盛德之昔流未可排斥至
於聖哲尋訓通別兩序以命章述經
叙聖人法諸頌以標首雖復序頌文
別而閑發義同古聖垂範於教端今
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面斯推
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大
集叢內昏雜波騰九牛欲正理何由可
淨未若高颺洪音歸依三寶忽聞駭

想得其踨信有信感固非詠善且大
集叢內昏雜波騰午欲正理何由可
淨未若高颺洪音歸依三寶忽聞駭
可莫不傾心斯亦發萌草創開信之
奇略也世有法事号曰落花通引皂
素開大施門打剎唱舉抽撤泉貝別
請設坐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
造僧務隨物讚祀其紛若花士女觀
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髮百數數別異
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
停語無重述斯實利口之銘奇一期
之走搋也餘則界得僧得其徒復弘
尋常達嚫科要易忠故不廣也若夫
適化無方陶甄不一知微詣幾達信
誰焉然則堅信終乎我亡知微極乎
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化以識
變為明通法以濫委為闇故身子諜
說無异悟入衆首妄悔畢為譏訶自
餘下凡諒難圖矣且道開物悟信乎
說道之功既非會正何能審觀止可
登機之務以意商量接俗之能存乎
此舉猶應執文信度懲革者希擬人
以倫固常非各悠哉遐想通斯意焉
終南太一山沙門京地釋道宣敘告
法屬曰竊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須
世澆離多乖名實後學奔競未志

終南太一山沙門京兆釋道宣敘告
法屬曰竊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須
世澆離多乖名實後學奔競未志
尋箒致淢篇章凋殘者衆自梁已後
僧史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徽緒豈非
綴緝寡鮮聞見遂沉高行明德湮埋
難紀輒不崖揆且掇在言至於傳述
固虧嘉績猶賢絕墜無聞於世所以
江表陳統環晃殊噂之疇河北高都
駿琛散魏之侶英聲冒於天漢盛行
動於人心並可揩摸俱從物故嘗以
暇日遍訪京賢名尚不聞何論景行
撫心之痛自積由来相成之覬意言
道合仰託周訪務盡搜揚勿謂繁多
致乘弘略世之三史卷餘四百尚有
師尋豈喻釋門三五衮也故當徽有
操行可用師摸即須綴筆更廣其類
豈不光聞僧海舟徑聖蹤則釋門道
勝顧思齊之有日俗流上達增景仰
於生常邪輒舒傳末冀期神之有裨耳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聲德